

在赤子与中年之间

“我欣赏自我怀疑的诗人,他往往会高估自己的不足,这样他会用一生尊重诗歌的自发性。”



《月亮已失眠》
黄梵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8年4月

与许多喝“洋奶”长大的“60后”诗人相比,黄梵不属于一个流连于西方技巧、“后学”思潮及各种炫目写作时尚的诗人。另一方面,他的诗也很少古典意象和土地情结,没有原生态的传说、民谣,甚至也难寻觅“引刀成一快”的江湖慷慨。他和他的诗虽然采食知识分子写作的粮草,但不“掉书袋”,不使用佶屈聱牙的语言或叠床架屋的风格。

《月亮已失眠》中的一部分诗作专注于对静物的深情凝视,有时也会对着青巷、旧邮筒、自己的胡子等喋喋不休又蓦然失语。他举起烧红的语言之锤奋力锻造物象,令它们向四周延展、辐射,最终变得薄亮而柔韧。黄梵的掌心也握有许

多诗人都珍视的“万物有灵”的符咒,但他对此的理解亦少见佛道的抽象哲学或棒喝的精妙禅机,更多表现出一种自发的赤诚。譬如《米》,鉴于植物生命更显而易见的轮回和可循环,也鉴于人类生存理所当然的必要,一切经卷典籍、得道高僧都没有告知我们食用米的罪愆,但黄梵固执于他朴素的“齐物”思想:“我的牙齿冒充米粒,和它们交朋友/我的舌头,冒充献给它们的红玫瑰/它们不识我的真心,柔情似水/用白皙的手臂,挽住舌头和牙齿//直到牙齿卸下面具,把它们碾成白泥/直到我开始回味它们的痛苦/当我起身,离开这把刽子手的椅子/我又会找谁,再献上舌头的红玫瑰?”从修辞学的角度来看,这里的技巧几乎可以用比喻和拟人概括;但其包裹的灵魂,是能刀刀向内、直剖残忍人性的天生仁者。

视角的多元和变幻也常常折射出鲜明的中年气象。有关“中年写作”,欧阳江河有过著名的论断:“中年写作与罗兰·巴尔特所说的写作的秋天状态极其相似:写作者的心情在累累果实与迟暮秋风之间、在已逝之物与将逝之物之间、在深信和质疑之间、在关于责任的关系神话和关于自由的个人神话之间、在词与物的广泛联系和精微考究的幽独行文之间转换不已。”《月亮已失眠》所收录的诗歌绝大多数是黄梵40岁以后创作的作品;他在欧阳江河强调的“人生、命运、工作性质”以及“写作者的心情”等方面也已进入中年。因此,诗中视角的转变便带来许多两极之间的犹疑与徘徊:雾

霾是令人厌憎的,它有损健康,引发事故,但它也“阻止生活越来越快”,“也会为老人整容,拉平他们的皱纹/让亲人、情人,暂时有了距离/用这突然的离别,勾起依依不舍”;但他转而又警惕于这种诗人的辩证法可能与犬儒接近,因此再度调转矛头谴责诗人,“正是哀伤使他永远活着”,进而沉痛地谴责自己,“再后来,他就是我们,谁知道我们有没有白写? /——我们脑满肠肥,却想得到神光的照耀……”

阿多诺、鲁迅,以及众多先哲们,或不约而同或前赴后继地高呼艺术对社会的批判,认为只有对既存现实的否定才是现代艺术的存在方式和美学特征所在。这确乎是一种真理。但是太多诗人在践行这片面的深刻时,只记得将自己变作世界眼中一颗坚硬倔强的沙粒,在极其自信地为现实下判断的同时,永远孤绝、高蹈,二元对立地指摘现实或不负责任地超脱现实,而忘却直面悲哀与无奈,忘却诚恳恳地反躬自省。黄梵的诗当然也无法回避“孤独”之类的自我阐释,但它们至少刻画出一个心智成熟的中年人于物我之间、漫游之中往来去来的形象,它们既没有将作者扮演成狂傲的斗士,也没有故作卑微地洗刷苍白的道德。对此,黄梵有着清醒和自觉,他说:“我欣赏自我怀疑的诗人,他往往会高估自己的不足,这样他会用一生尊重诗歌的自发性。”也正因此,《月亮已失眠》中质朴的赤子情怀与丰富的中年写作合二为一。

顾星环

马克思的家庭与家事

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必然有一个女人的默默支持



《爱与资本:马克思家事》
[美]玛丽·加布里埃尔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8年5月

一百多年来,国内外学者作家们,撰写过无数个版本的马克思传记。而《爱与资本:马克思家事》这本书,其笔墨和重点,聚焦于马克思与妻子的爱情故事、与子女们的亲情故事。书中,呈现了一位伟人的生活与日常,这对于从人性的视角认识、理解、领悟马克思的历史魅力、人格魅力,提供了难得的文本借鉴。

《爱与资本:马克思家事》一书的作者玛丽·加布里埃尔,是路透社资深记者、编辑。本书作者花了七年时间,进行认真调研,查阅了大量一手史料。全书分为七部分,分别是“马克思和男爵的女儿”“流亡的一家”“流寓伦敦的家庭苦难”“贫病交困中携手前行”“从《资本论》到公社”“马克思家庭的悲与欢”“共同的革命事业”。在作者看来,家是一切人物的起点,马克思也不能例外。撰写本书,就是要让“马克思”从标签回归生活,从理论回归家庭。

马克思的一生,是勇攀人类思想顶峰的一生。他出身于德国特里尔城一个犹太人的律师家庭。中学时代立大志,投身革命事业,影响最大的著作是《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等。

俗话说: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必然有一个女人的默默支持。

马克思之所以成为千年伟人,就是因为妻子燕妮的奉献。燕妮比马克思大4岁,出身名门贵族。在马克思18岁那年,两人秘密定下了婚约,并在相恋七年后步入了婚姻的殿堂。当时的马克思与燕妮可以说是门不当户不对,还是异地恋、姐弟恋,所以他们的爱情遭受了各方面的阻力。马克思在大学期间曾写下三本爱情诗献给燕妮,表达炽热而真挚的情感。而燕妮也同样以写诗的方式,对其表白爱意。

世间的的生活,给予马克思和燕妮更多的是苦难。1849年,马克思因为致力革命事业,在欧洲大陆已无容身之所。最终与临近产期的燕妮和三个孩子来到英国。几经搬迁后,马克思一家七口勉强在狭小阴暗的房间落脚。在伦敦时,他们一家生活极为清苦,燕妮连当初的陪嫁品都变卖掉了,以补家用。更令人伤心的是,他们相继失去了三个孩子。然而,这些挫折和磨难,没有击溃马克思和燕妮的意志,他们共同坚守爱情、探索正义和真理。马克思在撰写代表作《资本论》时,身体每况愈下,疼痛难忍,燕妮则常陪伴在身边,替他誊写手稿。马克思的手迹潦草难辨,若不是燕妮相助,《资本论》能否顺利出版都是一个问号。晚年时,燕妮不幸患上肝病,卧床不起,马克思则寸步不离地照料,结果自己也病倒了。1881年12月2日,燕妮永别了共同生活38年的马克思。

马克思与燕妮,自始至终恩爱如初。无论是历经贫困、病痛、悲伤、坎坷,然而他们从来都没有想到分手,书写了世界上最可贵的爱情传奇和亲情故事。当前,有一些夫妻因为鸡毛蒜皮的小事,吵吵闹闹不可开交,动不动就对簿公堂、劳燕分飞,这是对家庭成员的伤害,也是对社会的不负责任。家庭是社会最小的组织和细胞,中国俗话说,家和万事兴,家庭成员间若矛盾重重,危机四伏,何以谈诗意和未来? 陈华文

以诗意文字与大地对话

以山水相照的简素心情,带给我们自然与土地的真挚感动



《池上日记》
蒋勋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8年5月

19世纪德国的哲学诗人荷尔德林,面对人生和人类的种种苦难,曾写下过这样的诗句:“人充满劳绩,但还诗意地栖居于大地上。”中国台湾画家、诗人、作家蒋勋的新作《池上日记》正是以诗意文字与大地对话,以一颗温柔的心,在长河和大山之间,感受自然间的天籁,找回身体里很深很深的声音的记忆……山水自然,才是永远读不完的诗句!

蒋勋曾说:“我有一个梦,总觉得自己是一棵树,根在土,种子却随风云走去了四方。”他就是一个眷恋故乡的大地之子,也是爱好流

浪的旅行品味家。二〇一四年的秋天,蒋勋先生开始在台东的池上乡担任驻村艺术家。他在纵谷找到一间老宿舍,在最简单的生活条件下,开始写作、画画。本书集结蒋勋一年多来的池上驻村文字、摄影创作。他让声音带领着他,让气味带领着他,与大地、万物、季节流转对话并心有所感;春夏秋冬,晨昏和正午的冷暖痛痒,都在他的身体里,有如找回儿时的记忆,一点一点,在池上落土生根。

整本书美轮美奂,就如一幅美丽的山水画,流淌着对大地的思考,诉说着对大地的感恩。本书分为自序、卷一山影水田、卷二日光四季三部分,每一部分蒋勋先生就像是一种信仰一样,用布道的心情传播对美的感动。池上的美,云最知道。云忘记时间,无所谓,无所事事,轻松地来轻松地去。在池上从浩瀚稻海看远山白云,就是一场心灵洗礼。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稻田四季,人生如此,池上的速度,让它丰富。云仍如一个月前时一般,懒懒地、美美地躺在山脚下。这里没有哀愁,只有美丽。带着季节所有的芬芳,日光、雨露、土地、云和风,都在这里。

人,在生活的土地上辛苦地劳绩;但,又诗意地栖居。缘于人有一颗容易感动的心。人,因感动而感受生活,体验生活,提炼生活,享受生活。“在长河和大山之间,听着千百种自然间的天籁,好像也

就慢慢找回了自己身体里很深很深的声音的记忆……那么多渴望,那么多梦想,长长地流过旷野,流过稻田上空,流过星辰,像池上的云,可以很高,也可以很低,低到贴近稻秧,在每一片秧苗上留下一粒一粒晶莹的露水……”蒋勋以一贯唯美的文字赋予了池上生命的色彩,情感的意蕴,思想的内涵。他在池上乡这片美丽的土地上,发现生活中的真善美。在与当地居民一起劳动的同时,学会了感恩,学会了宽容,学会了理解,学会了尊重。他正是以这样一颗心而快乐地享受生活,享受人生,享受诗意。

蒋勋多年来的旅行心得是:旅行是最佳的休闲方式,可以寓教于乐的一种绝佳的自然生活课程,使他获得更广阔的创意空间。一棵树、一片云、一片落叶、一朵荷花、两只黑天鹅……在蒋勋的笔下都成了美的化身,让我们感受到生活的美好,正是这种美好,像清泉,像雨露,于无声处潜移默化到心灵的犄角旮旯,唤醒人们心底的真爱、良知与审美,感召人在感恩中学会感恩,在理解中学会理解,在宽容中学会宽容,在尊重中学会尊重。

总之,诗意栖居的人,大多是热爱生活,热爱生命,对生活充满热望的人。《池上日记》与大地的诗意对话,以山水相照的简素心情,带给我们自然与土地的真挚感动,让我们在劳绩的土地上诗意地栖居…… 丁兆永

民俗学视域下的宋代金银饰品研究

展示宋代金银饰品及民俗文化的独特魅力与历史价值



《宋代金银饰品与民俗文化》
邓莉莉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7年10月

邓莉莉为江苏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艺术学博士,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古代金器及金银饰品的研究工作,主持及参与完成各级各类课题10余项,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2017年10月获江苏大学出版基金资助,出版学术专著《宋代金银饰品与民俗文化》,该书由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字数为243000字。

《宋代金银饰品与民俗文化》在实物考证、图像及文献检索的基础上,从民俗学的角度出发,诠释宋代金银饰品的样式、纹饰及工艺,并探讨由金银饰品所反映的宋代各个层面的民俗现象以及其呈现出来的民俗特性,展示宋代金银饰品及民俗文化的独特魅力与历史价值。古代金器及饰品的设计案例研究也是该书的重点,案例包括金银妆具、金银凤簪、金银插梳、金银三事儿、耳挖簪等,研究它们形制、纹饰、工艺形成的脉络体系,以及使用方式、使用人群等,重点研究其装饰以外的文化内涵,并以此作为立足点,从点到面,思考解答影响我国古代造物设计文化因子构成的一般状况。该书在广泛收集与整理文献的基础上,对我国魏晋至明代金银饰品的类别与样式作了详尽的梳理、排列及相关数据分析,为目标体系的后续研究提供了较为详实的图像及文献资料。

顾平(华东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常务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